

# 托馬斯的蘋果樹

據說托馬斯的布農語義為「熊很多」。不久前一個在托馬斯附近迷路的獨行者獲救後，想起夜裡營帳外黑熊的嘶吼仍語帶驚恐。我不懂布農族語，不會打獵，不理解特定語言或語境裡「多」的意義，透過書本略知黑熊的習性但從未遇過，不熟悉托馬斯的風土，也沒有嚴重迷途以致受困的經驗，除了聆聽和尊重，試著仔細耳聽眼觀，我對熊並不感到好奇，萬一不期而遇，但願各自避走相安無事，就像保育宣導所希望的。對於一個路過的非研究者，我想不出有什麼理由去發動彼此干擾的舉動，即使是看起來無害的凝視。對於托馬斯，我不期待「很多熊」，也沒有任何關於

熊的遐想，除了蘋果樹。

從土葛開始，越嶺道的走向從大分以來的由南而北轉西北西，繞行於塔達芬溪南岸山腰，直到意西拉過橋後轉向北方，又於朋珂過溪，隨即朝東南行，不久即抵達托馬斯。越嶺道至此進入塔達芬溪北岸，並漸漸脫離塔達芬溪流域，進入拉庫拉庫溪另一源流米亞桑溪流域。我們將在托馬斯紮營，隔日繼續往東，在沙沙拉比繞過稜線，便朝著西北方一路爬上大水窟。

塔達芬溪兩岸都是陡峭的山坡，但土葛與塔達芬駐在所之間的路段起伏不大，越嶺道以和緩的坡度蜿蜒於南岸，除了一、兩段不難克服的崩壁，大致平坦好走。抵達塔達芬駐在所時恰好正午，下背包休息，但要找個足夠寬闊又乾爽的地方並不容易，駐在所平台高於道路五公尺，靠著一道階梯連接道路，整體看起來十分逼仄，平台長滿芒草，遺址完全掩覆在高密的草葉之下，不容易窺得全貌，滿地四散的酒瓶到視不難發現。塔達芬的布農語義是「水蒸氣很多」，族人重覆第一個音節以

表示「多」，那麼，大量的酒瓶是不是也透露了當年派駐深山的警察的心情？

一九三二年，毛利之後帶著攝影師走上八通關越嶺道，從他們留下的老照片，可以更清楚地看見塔達芬駐在所窘迫的地勢。兩個巡查、三個警手、兩個女眷、四個幼兒，其中一個讓媽媽抱在懷裡，前後三列站在越嶺道，右側的警察緊緊挨著路緣，套著足袋的左腳半隻騰空，另一頭抱著嬰兒的婦女側身靠著草葉茂盛的山坡。從照片的角度可知攝影機也架在路上，惟有如此才能為鏡頭騰出足夠的距離。攝影師把駐在所當成背景，於是我們看見高處的平台與道路之間是一片粗略整理過的斜坡，斜坡上架了一道刺絲圍牆，約莫四尺高，最前緣與路面相接處疊有石砌駁坎；鐵絲網內種了樹，模模糊糊不好辨認，但可以大膽猜測是櫻花與青楓。照片裡老少十人，應該就是塔達芬駐在所的最後一批住民了，毛利訪後兩年，一九三四年十月，塔達芬駐在所撤廢，前後不滿十五年，全體警察與眷屬幸運又適時地留下一張紀念照，他們不清楚「理蕃事業」的進程，也無法預知未來的際遇，在如此荒

遠的山中，他們後來去向如何如今難以查知，假使獲派平地想必大家都會深感慶幸，尤其是家眷，離鄉背井不是為了駐守一個在他們看來更困乏更偏僻的地方。

就在塔達芬駐在所撤廢前後，在這一片山林生活了一、兩百年的布農族人正陸續下山。「集團移住」迫使他們離開熟悉的生活領域，那些被迫下山的族人之中難道沒有任何人對山下的生活抱有一絲嚮往？儘管稱不上頻繁，但他們與平地並非毫無往來，日本當局的「蕃人觀光」別具用心，從另一個角度看來無非也是一扇窗，雖然窗外的視野受到侷限，那些有機會把頭探出窗外的族人看見日本人希望他們看見的，一定也看見預期以外的事物。他們如何理解山下的世界無從得知，可以確定的是他們對山下世界的脈動並非一無所知，眼看著一片從未涉足的天地，果真沒有人感到好奇，而僅僅滿足於已經擁有的，樂意過著跟昨天跟去年一樣的日子？

我站在徹底為草木佔領的塔達芬駐在所平台，深深感到自然不偏愛統治者也不憐惜被統治者，如果衰敗確實是生命的一環，則大自然同時啟動駐在所和部落的荒

廢史，顯然十分公正地執行了任務，無論官廳或家屋，都在應有的速度和手段下遭到吞噬。時間和時代似乎不然，它們聯手將其他同樣值得探究的事物扮成「看不見的大猩猩」，那些檢視集體迫遷史的厲眼，除了譴責，也傾盡心力一邊還原非人道政策的背景與歷程，一邊追溯被迫離家棄鄉者的來歷，卻似乎從未把焦點投向他們如何看待山下的陌生天地。當人們專注，往往只（願意）記得（感覺起來像）真實的事情，不幸地，這是一個難以苛責的習性。或許我未深入探究壓迫的歷史，才得以從時間的縫隙瞥見「看不見的大猩猩」，感覺它在回復成野地的塔達芬駐在所走動，從這一頭，到另一頭。

土葛以西，經塔達芬直到第一過溪點也就是意西拉，越嶺道大致與溪谷平行，方向則與水流相逆，愈往上游海拔愈高，大約從一五三〇公尺開始，途中一度高至一七五〇公尺，隨後緩下直到意西拉南側橋頭約一六八〇公尺，這麼一大段路高程差僅一百五十公尺，坡度非常和緩。

離開塔達芬約十五分鐘，轉頭朝對岸望去，一大片焦枯的土黃插入青翠的山色，突兀又猙獰，那是托馬斯大崩壁，從稜線頂端直削溪谷，落差超過五百公尺，幾乎寸草不生。這是一片活著的崩壁，持續崩塌，就像一頭動也不動的巨大怪獸，由於鱗甲剝落——偶爾大規模脫落——我們得知它還活著。

天氣晴朗，陽光從樹冠灑落，除了輕微的腳步，簡直聽不見其他聲音，不知是否因為非蟲鳥習慣活動的時段，森林下非常安靜，驚人的安靜似乎是讓路面上破碎的陽光變得更亮的動力。從樹林的空隙望出去，對岸的地勢極為險峭，有幾面岩壁直落溪底，近乎垂直，連草木也無以著根，偶有稀稀疏疏看似蘆竹之流的狼傢伙，才有辦法攀附危崖伸出枝葉，在時而揚起的風中盪漾著頑強的翠青，讓裸露的岩色顯得更加灰駁。冷峻如冰霜的岩壁上裂開一道對角線般的石縫，看起來像「裂」縫，實際上應該是水流差異侵蝕的成果。石縫底端有一小潭，似乎有點深度，水如洪流般從缺口墜落，一開始結實而緊束，愈往低處愈加開散，當然不像張開的摺扇那麼

顯眼，但落地時的水練足有頂部三倍寬，明顯可察。細碎的水珠往兩側飛噴，濺濕岩壁，愈低幅寬愈大，因重摔激生而出的水沫晶瑩雪白，相襯之下小水潭的青藍顯得愈加碧沉。

地圖上的路徑看起來平緩無奇，實際上經常出現超乎地圖所能負荷的微地形，例如意西拉駐在所遺址南方的崩壁，路基崩塌，不得不下降躲過崩壁再爬回越嶺道。清早從大分出發後，重裝走了大半天，漸漸襲來的疲倦使得這一下一上成了一段苦路。一接上平坦的越嶺道，大家連背包也不及卸下，就往一地的枯葉摔坐。

意西拉駐在所在越嶺道上方的山腰寬稜處，正好處於土葛到意西拉這一段路的最高點，駐在所前方高聳的駁坎大致完好，廳舍所在的基地現在是一片長了樹木的平台，不像塔達芬那樣發滿草類，樹蔭下反而是一方平坦的土石地面。建築物當然已悉數傾毀，梁柱朽爛，勉強還看得到鏽蝕的鐵皮。我們在平台一角發現拼板大門和拼板圍牆的殘骸，所剩有限，如果沒有老照片很難認得出這些比遊魂更零碎殘破

的朽木究竟有何用途，偏偏它們是意西拉駐在所最特別的建物的屍骨。毛利之俊替意西拉留下一張五個警察的合照，坐著的那位想必是駐在所主管巡查，擺出一副威嚴的模樣，微微側身似乎帶有睥睨的味道，人中蓄鬚，三七分短髮疏得整齊，入鏡前應當整理了一番。他身後左右各站一個警察，多半也是日籍巡查，其中一個束著腰帶。大門右側門扉半開，彷彿精心安排的道具，門前站了兩個警察，兩個都矮，比起其他人足足短少一顆頭，其中一個精瘦，另一個稍壯，都不像日本人，精瘦的臉孔輪廓深邃，可能是原住民，站著不明顯的三七步，壯的看似漢人，戴瓜皮帽，腹部微挺。他們的名氏已難查明，就算找到紀錄似乎也沒有值得一提的實用處。毫無疑問，人是主角，但時間的流逝改變了這張照片值得觀看的焦點，由於這張照片，我們得知野草堆躺著的原來是木門框，平台角落那幾根爛木是辦公室門口圍牆那一扇寬高各約六尺的拼板門和辦公室四周那一道拼板牆的殘材，而拼板圍牆和拼板大門都是意西拉獨有的建物，拉古拉、塔達芬那樣的刺絲圍網才是常見的防禦設



施，沒有視線遮蔽的疑慮，比拼板圍牆實用多了，施工又容易。意西拉的各位，為什麼花費更多心力建造華而不實的堡壘呢？除了更華麗，我猜不出他們的用意。看著眼前的風景和遺物，一邊回想老照片，一邊對照，最終除了「哦，原來如此」，也不會有值得一書的實質效益，甚至連「原來如此」也是可有可無的感嘆，惟一令人在意的大概是這個「可有可無」分量，那是一分一秒扎扎实實累積而成的七、八十年啊。

肩上背包，再度上路。即將抵達意溪拉橋之前，有個路段恰好與塔達芬溪垂直，循著透空的溪谷往上游望去，意西拉橋就在不遠處，橫跨溪谷之上的橋影本就孤零，在人跡不繁的深山看起來更加寂寥，過橋後蜿蜒於塔達芬溪南岸的路途即告終了，讓人感覺意西拉橋不是彼此兩岸的連結物，反而像一個宣告小結的符號，例如用來終結一個語意完整的句子的句號，只是一個句子，不是一個段落，不是一篇文章。

關於意西拉橋的想法可能無聊又無稽，但幾分鐘後經過仁木三十郎紀念碑，這個念頭反而變得更強烈。一九二〇年九月中旬，八通關越嶺道二期工程結束，大致已貫通至大水窟，一個月後展開最後階段的後續工程。開工才幾天，巡查部長仁木三十郎在塔達芬溪鐵線橋南端橋頭監督施工作業，突然間槍聲大作，仁木高聲示警，喝令眾人立刻躲避，不料自己卻遭子彈貫穿胸膛當場身亡。另外還有一個死者，警手「林賴明和」，只知籍屬「花蓮港廳」，其餘身世來歷未獲紀錄，從名氏看來應是漢人。這場突襲令工程隊驚駭不已，但如同所有因這條路而死的同僚，最好的結局只能是紀念碑，一開始兩根木質方尖碑，立在鐵線橋南側橋頭凸稜處，碑前有人敬花獻酒。一九三〇年代後期應該有一波紀念碑改建工程，所有木質紀念碑都替換成混凝土方尖碑，碑址不改，也就是我們今日在八通關越嶺道沿線見到的紀念碑。仁木三十郎紀念碑改建新碑後，多年來一直豎立原地，林賴則從此被屏除在殖民統治者的記憶之外。這兩個人在塔達芬溪鐵線橋邊喪命，沒能渡橋繼續過日子，

階級地位都低的林賴更是被清除在世間的一切似地，連在紀念碑一角刻上名字的機會也沒有。

仁木三十郎紀念碑一旁就是塔達芬溪鐵線橋的橋基殘跡，這座橋一般稱為第一代意西拉橋，雖然同樣跨越塔達芬溪，但一九三〇年代改建時並未原地重建，而是往上游方向另尋橋址，詳細原因不明。第二代意西拉橋仍在，一年殘敗於一年，卻是臺灣僅存最完整的日治檜木橋門鐵線橋。第三代是二十一世紀新橋，橋齡十五年左右，並列一旁，鋼骨橋門，外覆木板，特意模仿前代橋門的外觀，但手法拙劣。

透過近二十年來的行程紀錄和調查報告，不難得知「有識之士」一再倡議從「文化資產」的角度保存第二代意西拉橋，僅僅數年前主管機關還委託評估修復的方式與經費，那些送進辦公室的調查評估報告書下場如何不得而知，深山裡的鐵線橋繼續凋萎腐爛卻明顯可見。二十年前，南北兩端橋門外觀仍然完好，沒有明顯的缺損，但南側比較陰濕，蕨類與腐生植物附著於南橋門橫木頂上，根部鑽入已三、四

寸。二〇〇五年，腐朽持續，橋門頂部的橫梁質地愈來愈鬆軟，強韌如新的主索在橫木上勒出明顯的壓痕。二〇一一年，南側橋門斷裂；二〇一七年裂口加劇；一、兩年後我們親眼見到老朽的吊橋時，北橋門橫梁左端嚴重毀壞，粗細大損，厚僅如木板；南橋門的橫木也明顯變細，微微上翹，右端短少四分之一，右側主索喪失支靠，由北向南乏軟地垂落，像一條銹色大鱗歪歪扭扭癱倒在橋上，橋身失去平衡，已傾斜變形。至於橋面，多年前橋板已消失一空，與其說腐爛殆盡，不如說朽壞途中遭到風雨掀翻吹落，除了鐵線捻成的各種粗細鐵索，撐持橋板的橫角木應該是最完好的組件了，這使得整座橋看起來很像一具骨架尚存的骷髏。

對於舊跡的非人為毀壞，我不感到惋惜，也不認為應該花費資源勉強保存。多數的人造物和人一樣應該具有壽限，物的生命來自實際的使用，喪失用處的物應該加以處置，回收是其中一個手段，對某些具有歷史價值的物——尤其是脫離所在地即喪失意義者——加以全面而嚴謹的記錄，然後在不危及安全的前提下放任朽毀，

或許才是創造並保留記憶最可靠的手段。所謂記憶，其主體不就是不再存在的人或物嗎？沒有喪失，沒有死亡，就沒有記憶。

過橋後，我回頭最後一次望著意西拉橋。像現在這樣新舊橋並列，放任舊橋自然朽壞，直到崩落都不擾動，人們過橋時忍不住多看幾眼，如此心裡就各自留下一座意西拉舊橋，這難道不是保存期限最長久的保存方式嗎？在這樣的期待中，我逐漸遠離意西拉橋，卻也興起日後再走一次越嶺道，看看意西拉橋是否更加衰敗的念頭。

下一站朋珂，在此之前越嶺道繞行於塔達芬溪北源南岸的山坡，拖著逐漸沉重的步伐，我們花了一個半小時才抵達過溪點，宮野七衛等人紀念碑附近。紀念碑緊鄰溪床，底端「戰死之地」的「地」字已遭土石腐葉埋沒。一九二一年三月中旬，八通關越嶺道全線貫通不到兩個月，一支警察測量隊在此遭到攻擊，根據紀錄，一行人為了測量山區里程，一早來到越嶺道橫渡塔達芬溪北源之地，不料遇到布農族

人襲擊，那時八點半，應該才剛剛要開始工作。這一次突襲導致四死二傷，其中兩人是原住民警手，四條人命再度換來紀念碑，一開始三支木碑，後來改建為一座混凝土方尖碑。我們不知道三支木碑如何分配給四個人，或許其中一支紀念兩個原住民警手，二代紀念碑則刻上所有死者的名字，但不包括警手 Rino (リノ)，而宮野七衛在官方文獻裡被記為宮原七衛，不知出了什麼差錯，但這座溪畔的紀念碑可以說是越嶺道沿線最不嚴謹的了。

根據紀錄，朋珂駐在所還要再往上游兩百公尺，這是一處非常短命的駐在所，一九三〇年撤廢，毀壞得非常徹底，由於天色漸黯，我們決定捨朋珂繼續趕路。溪床上散落著舊時流籠的殘跡，粗大的鋼索根本抵擋不了山洪爆發的威力。朋珂渡溪點的地形十分破碎，山坡上倒木崩石連連，涉水後完全看不出路痕。翻開地圖查看，朋珂橋舊址緊鄰駐在所，離渡溪點有一段距離，越嶺道過橋後開在山腰上朝下游而來，我們研判所處地點與方位沒有明顯的誤差，於是不管路跡，抓準方向往上

爬離溪床，氣喘吁吁又略感緊張爬上五十公尺後，寬大的越嶺道出現了。

抵達托馬斯時天色已黯，幸好並未拖宕過久，匆匆環看一周，三階平台，基地既寬闊又平坦，雖然已從舊照與文獻得知托馬斯是一個大據點，但只有親歷其地才能理解所謂的「大」究竟是怎樣一個尺度。

沒有蘋果樹，隔日天明再仔細巡看。

地上積了一層落葉，極厚，輕易便淹沒腳踝。枯葉朽爛化為腐土，腐土滋養草木，這樣的往復死生在此不知已重覆幾個回合，新的落葉覆蓋舊葉，隨後是更新的落葉，很有理由相信腳下的落葉是一九四四年托馬斯隨同絕大多數八通關越嶺道沿線駐在所裁撤以來累積而成，如果時間能以厚薄計，八十年大概就跟托馬斯的落葉一樣厚吧。

挑除橫落在地的零碎枯枝，快速整地紮營，然後找水。根據前人紀錄，托馬斯平台上方有兩座水塔，即使沒有存水，水源也在附近不遠處。天黯得很快，二十分

鐘左右林下只剩黑暗，我們對水塔不抱期待，拿起水袋走上往東的明顯路基，不多遠路基愈來愈窄，最後像一根被打斷的大腿骨，突然間完全消失。根據地形前方應該有條溪溝，對水的渴望驅使我們繼續往前，冒險在鬆軟的崩場地抓著倖存的草莖爬行，大概五十公尺，或許僅三十公尺，我們就清醒了，掉頭撤退。回到營地，坐困無措，心生放棄的念頭，轉而點算剩水，集中再均分，忍一晚不至於渴出問題。突然間我們想到有篇西進東出的記錄提到「看到兩座水塔就到托馬斯」之類的描述，而水塔在營地前方高處，我們猛然意識到可能找錯地方，稍早令我們陷入險境的或許並非舊道，但下層平台旁明顯的路基究竟為何一時也摸不清。帶著飢渴的期待，我們再度踏上尋水之旅，不久便在一小崩塌處發現活水，流量如漏水的水龍頭般慘弱，涓滴流淌如絲般的細響在黯淡的夜空下彷彿遙微的星光，我們為此深深感到慶幸。

鑽進睡袋躺下，熄掉頭燈，所有感官只剩聽覺和觸覺。帳篷外的夜靜得出奇，



入夜後除了偶爾的微風和微風吹動細枝細葉近乎無聲的窸窣，再無聲響，沒有熊，也沒有其他動物的動靜。寂靜令耳朵將感知的力量讓給僅剩的觸覺，海拔兩千公尺的涼意，睡袋以下地布以下那層厚而鬆軟的積葉，感覺彷彿躺在八十年之上。托馬斯是我所經歷最舒適的營地，對我而言某種意義上也是最古老的營地。

天光亮了起來，我在平台一角找到幾棵蘋果樹，枝頭掛著十來顆果實，果色紅豔卻嬌小如蜜棗。十月已是果期之末，應該是熟果了，摘一顆一口咬下，又酸又澀，不可能嚥得下，殘果握在手裡，殘餘的睡意全消。忽然間有個女人湊近說，他們不怎麼吃托馬斯的蘋果。究竟酸澀的蘋果折磨人還是不知從何而來的女人更嚇人，霎時間無從比較。更叫人吃驚的是，一群人紛紛向我靠攏，男的女的，大人小孩，我從蘋果樹旁被擠開。有個人動手指揮，讓他們在樹下排開椅子，讓女人就坐，男子站在她們後方，七、八個孩童站在最前方，兩個坐在女人腿上，還有兩個

抱在懷裡，安排妥當，狀似指揮的那人跑向一架不知何時在我後方架妥的照相機，再次用手勢指點誰左挪一點誰右移半步，最後張開雙手示意稍微往中央靠攏，接著按下快門。大家都顯得拘謹，有個男人蓄著八字鬚，抿嘴但隱隱顯出笑意；有個年輕人折彎左臂搭在一旁同事肩上；女人的服裝說不上華麗，看起來和山裡的日子一樣平淡；一個男孩子口含食指，一個因突來的鳥鳴而分心歪頭，還有一個在快門按下的那一瞬間低頭不知在看什麼。

光線在地上投落淺淺的陰影，不像日光，令人好奇。我逆著陰影的方向抬頭尋找光源，雙眼一閉一睜，除了黑，什麼也沒有，幾秒鐘前的光景無端消失，手裡的蘋果也不知去向。現實感在黑暗中漸漸回復漸漸往我聚攏，有點像那群人靠向蘋果樹。托馬斯確實曾經種了幾棵蘋果樹，來自殖民地警察祖國的蘋果樹背負著和櫻花一樣沉重的鄉愁，沒能長好是註定的，如果布農族人被迫吞下離鄉離家的苦創，那麼和警察一樣飄洋過海的蘋果樹即使被當成寶貝卻仍然長成鄉愁，咬起來又酸又澀

也不足怨不足怪。

天光亮起，這一次是真的天光，前一天沒能看清楚，都清晰顯露在清朗的天光下了。托馬斯也是少數建在越嶺道下方的駐在所，對照老照片，我們的宿營地應該是主要官廳建築所在的平台，如今是一片鋪滿松針與枯葉的寬闊平坦地，該有三、四座籃球場，已看不出任何屋舍的殘痕。最下一層平台臨崖開闢地上散留幾根角材，壓著一件藍白帆布，一旁有隻鐵鍋，兩者都不是殖民時代的遺物，角材也不像房屋的構件，而是用來架設刺絲網的角柱。這層平台北面砌有駁坎，一路看下來應當是所有駐在所中最厚實的基礎設施，沒有十三里那種精心排列而成的華麗，而是一種堡壘式的堅不可摧，實際上也是如此，無崩無塌，完好如初，僅苔癬覆生，蕨類從縫隙伸出，一棵大樹把根鑽進岩縫再如章魚似牢牢盤附於駁坎表面，斜挺而轉直指天，此外沒有耗損的跡象。

從遺址的規模和文獻的描述，不難想像托馬斯當年的「老二」角色對箝制布農族人發揮了何等影響。托馬斯駐在所高據在大斷崖上方，俯臨塔達芬溪，往南直指一天腳程之外的大分，托馬斯與華巴諾的炮台高高在上，一南一北，鉗子般把臨溪低處的大分夾在其中，還配備山砲和重機槍，控制了東方米亞桑溪流域太魯那斯、馬西桑這兩個最深遠的部落。布農族的先人面對的是陌生的戰略布局，儘管陌生其實相當容易理解，他們一定也看清對手的謀略，卻無從反制，他們從未經歷如此大範圍的入侵，偷襲游擊只能引起小規模的死傷，局部的戰術難以突破全面而綿密的戰略。這是一場註定失敗的戰爭，註定失敗卻不得不抵抗，這是身為弱者擺脫不了的命運，生或死，二選一，十分殘酷的選擇。拉荷阿雷或許曾經陷入同樣的困境，但明快又明智的決定讓他率領一群族人成功脫離泥淖，直到「他的時間」即將結束，他再次下了一個類似的決定，這一次只帶上自己。留在拉庫拉庫溪的族人考慮的似乎選擇鐘擺的哪一端，最後命定般選了其中一端，沒能跳出鐘擺的框限。

強者、掠奪者或殖民者，毫無疑問都受到不可思議的蠱惑，歷史最終都將給予嚴厲的譴責，但當他們行動時從來沒有選擇的困擾，他們只做想做的，無節制地攫取想要的。越嶺道旁那一片鐵絲圍網仍頑強佇立，彷彿執拗地宣示無論熊多熊少，自從瘋狂的帝國之手碰觸到這片土地的那一天起，托馬斯只是帝國版圖裡一個用來標示據點的單純名詞，與熊再無牽連，與過去在此地出沒的人們也無瓜葛。

離開前，我請求同伴清除宿營的痕跡，盡量恢復前夜初到時的模樣，至少就尚存的印象予以回復。此舉有何用意有何意義，老實講我也說不清，當然不是擔心黑熊循著氣味一路追蹤，這不是它們的習性。我想起地面上偶爾可見的水管銹材，以鐵皮拗彎而成，如乾枯的肋骨凌亂散落，依稀可辨的熱水窯，這些還留有痕跡的舊物正一點一滴消失，至於療養所、香菇乾燥室、提供行旅過夜的「客間」，這些附屬建築和其他房舍一樣早已無影無蹤，只能根據舊照一一推敲，無法斷定確切的位置，也幾乎不可能得知它們的舊貌。

盡可能不留下痕跡，我是這麼想的。那一群駐守托馬斯的人們曾經種植蘋果樹，最終也沒能留下。